



大学经典

花庵词选

〔宋〕黄昇 选编

蒋哲伦 导读
云山 整理 辑评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花庵词选

[宋] 黄昇 选编

蒋哲伦 导读 云山 整理辑评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庵词选/(宋)黄昇选编;蒋哲伦导读;云山辑评.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9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大学经典)

ISBN 978-7-5325-4795-1

I. 花… II. ①黄…②蒋…③云… III. ①词(文学)-作品集-中国-唐代②宋词-选集 IV. I22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3521 号

责任编辑 杨万里

装帧设计 陆智昌

花庵词选

[宋]黄昇 选编 蒋哲伦 导读 云山 辑评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20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www.ewen.cc)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mm 1/16

印张 23

插页 4

字数 400 000

版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4795-1/I·1968

定价 35.00 元

花庵词选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含“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

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7年1月

花 庵 词 选

导 读

蒋哲伦

记得鲁迅先生曾经对文学选本发表过一些批评意见，大意是说，选本实乃选者借古人的文章寄寓自己的见解，读者习焉不察，每每会给选者的手眼所拘限。但他同时又指出：“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罢。”（《集外集·选本》）确乎如此，我们常看到，一个好的选本不仅能为所选时代的文学创作保留其精华，而且透过选者的手眼，可以窥见它被后人接受时的文化氛围与审美心态，如果选家能附上有关资料及评点，随着历史的延续，它的价值将愈益增大。《花庵词选》正是这样一部具有多方面功能的文学选本，所以在古今众多的唐宋词总集里尤值得我们关注。

《花庵词选》的编选者黄昇，字叔旸，号玉林，又号花庵词客。南宋建安（今属福建建瓯）人，一说建阳人（今福建建阳，与建瓯同属福建南平市）。生卒年不详。据其吟友冯取洽所作《沁园春·中和节日为黄玉林寿》词“百年大齐，洽则平分”二句，知道他至少活到五十岁以上；而黄昇自序写于“淳祐己酉”，即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据此推断，他大约生存并活动于南宋中后期的宁宗、理宗二朝。黄昇为人淡泊名利，绝意仕进，友人胡德方谓其“蚤弃科举，雅意读书，间从吟咏自适”，被目为“泉石清士”。

(《绝妙词选序》)。他早年曾受知于泉州知州游九功,游氏《答黄叔旸诗》也赞其“独行固不移,尤在审去取”。后与魏庆之过从甚密,曾为魏氏《诗人玉屑》题序。黄昇亦善填词,存有《散花庵词》一卷,收入《百家词》(明吴讷编)、《宋六十名家词》(明毛晋编)和《四库全书》。又撰有《中兴诗话补遗》(亦称《玉林诗话》)和《中兴词话补遗》,原著已佚,魏庆之《诗人玉屑》并加收辑。除此之外,他最大的成就便是编选《花庵词选》一书了。书中附有其个人的评语,后被《草堂诗余》所征引,称《玉林词话》。

《花庵词选》由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称《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共十卷,选唐五代北宋时期 134 家词 517 首;后一部分称《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亦十卷,选宋室南渡以后 88 家,末附黄昇本人词,共 760 首。这两部分在南宋以至明代的刻本中大都是分别成书、各自刊行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合二而一,明毛晋《词苑英华》将二书合刻时称“《花庵绝妙词选》二十卷”,清修《四库全书》著录时,题“《花庵词选》二十卷”,承袭以至今天。

《花庵词选》是一部收罗宏富且编排有序的词选,它全面展示了从唐到宋直至此书编定之时文人词发展的几百年历程。所以,读者必须结合文学史上有关词的发展历史、各种风格流派及其演变的情况,来阅读、理解和品赏这些作品。书中所列作家绝大多数用姓字标目,这可能会增加读者的困难,好在姓字下面都注了作者之名,便于查检,如:“欧阳永叔,名修”、“晏同叔,名殊”等等。至于《花庵词选》的总体价值,我们应该从词学研究的角度来认识,而这个问题还得从编选者的意图说起。先看黄昇自序中的一段话:

长短句始于唐,盛于宋。唐词具载《花间集》,宋词多见于曾端伯所编,而《复雅》一集又兼采唐宋,迄于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余首。吁,亦备矣!况中兴以来,作者继出,及乎近世,人各有集,得数百家,名之曰《绝妙词选》。佳词岂能尽录,亦尝鼎一

商而已。然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嫫施之袂,悲壮如三闾,豪俊如五陵,花前月底,举杯清唱,合以紫箫,节以红牙,飘飘然作骑鹤扬州之想,信可乐也。

这段话表述了几层意思:一是黄昇以前词的选本最重要的有《花间集》、《乐府雅词》、《复雅歌词》三种(后一种今佚),他们分别代表唐人(包括五代)词、北宋词和唐宋词合编的总汇,尤以《复雅歌词》采录较为齐备,但年限只及于北宋末叶。二是南渡以来词人辈出,词作极盛,仅黄氏搜采所得就有数百家之多,再从中选出佳妙,以成此编。三是选词数量虽有限制,但所选对象却已包罗盛丽、妖冶、悲壮、豪俊等各种风格,足以体现南宋一代之概貌。综合这几层意思,黄氏的用心自不难窥见。《四库全书总目》云:“观昇自序,其意盖欲以继赵崇祚《花间集》、曾慥《乐府雅词》之后,故搜罗颇广”,恰切地指明其承继前辈以续选一代词自命的用意所在。我们知道,选本的价值不光在于能保存所选的资料,更主要的是,通过代表作的指认,能引导人们去把握一时代的文学精神及其基本走向。前人所谓“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陈维崧《词选序》),虽重在词学与经学、史学相贯通,也有“选词即所以存词之史”的意味在。黄氏此选既然旨在展示一代词风,那么“选词存史”必然成为他的指导思想。毛晋《花庵词选跋》说本书“盖可作词史云”,近人龙榆生亦称道“颇具文学史性质”(《选词标准论》)。这些都表明了《花庵词选》“选词存史”的特色,是我们评价此书时所必须牢牢掌握的。

《花庵词选》“选词存史”的特色,从各方面都有所反映。首先,在选词范围上,本书收罗宏富,别择精当,确能显现一代词林的风范,诚如胡德方《绝妙词选序》所言“此选博观约取……使人得一编,则可以尽见词家之奇”。上文已经介绍,此书前后两部分共选唐宋二代 223 家(包括黄氏本人)词 1 277 首,数量相当可观,较之于《花间集》仅录 18 家词和《乐府雅词》辑 34 家词

作，应该说有了明显的拓展。时代分布上，选唐五代词 26 家 104 首，北宋词 108 家 413 首，南宋词 89 家 760 首，体现了详近略远的原则，安排也还大体均匀。所以明人茹天成《重刻绝妙词选引》誉为“词家之精英，可谓尽富尽美矣”。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书中收录的并不限于当世的大家名篇，对于存量极少以及不为人关注的作者及其佳作亦不忽略。如《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录有贾子明《木兰花令》一首，题下附记云：“平生唯赋此一词，极有风味。”《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二选入吴彦高《春从天上来》、《青衫湿》二首，篇末缀语曰：“右二曲皆精妙凄婉，惜无人拈出，今录入选，必有能知其味者。”两宋女性词人有集传世者不多，幸有“闺秀”一卷录存 10 家 29 首，于此可见选家博采旁搜的功力。然而，编者并不贪多务得，而能点面结合，力求精当。从序言我们知道《复雅歌词》所采集的唐五代北宋词已达 4 300 余首之多，而《花庵》的这部分选仅 517 首，可见编选者自具只眼和慎于取舍的态度。《四库全书总目》赞其“精于持择”，“去取亦特为谨严，非《草堂诗余》之类参杂俗格者可比”，《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其“去取精审，在曾慥之上”，所论甚为允当。

其次，《花庵词选》的词学宗旨，反映了当时重豪放、尚清雅的潮流。综观现存唐宋人所编唐宋词的选本，似可大别为雅俗两类。最早的《云谣集杂曲子》所收都是唐代民间流行的曲辞，其合俗的性质自不待言。后起的《花间》、《尊前》、《金奁》诸集虽由文人编集，仍是为妓乐传唱而设，其不脱俗也很自然。直至南宋庆元年间问世的《草堂诗余》，也还属于那个时代流行歌曲的类编，应歌而设、取便于歌者的根本性质并未改变。这种合俗倾向的长期持续，是与词这一文体原本出自曲子以及词以合乐的传统有关。然而，自从文人学士染指作词之后，其走向雅化的趋势便不可避免。特别是北宋中叶苏轼开了“以诗为词”的风气后，合乐与否虽有争议，但雅化的趋势却无法阻挡。至南宋，崇雅更演化为词坛的主流风尚。在这种形势下，后出的许多选本如《乐府

雅词》、《复雅歌词》、《阳春白雪》、《绝妙好词》等，均以“雅”为标榜。平心而论，雅词或俗词本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必故为高下轩輊，但作为一种特定的诗体，词的脱俗入雅在当时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如若一味株守词以应歌的传统来编选词集，不免会舍弃相当一部分雅化的好作品，而且词体演进的轨迹也会变得不甚分明。《花庵》所选大致上偏重于雅歌词，而又有其自身的特色。一是他虽然尚雅，却并不一概排斥侧艳或近俗之作，不像曾慥编《乐府雅词》明确标榜“涉谐谑则去之”，称欧阳修名下的“艳曲”，皆属伪托，“今悉删除”，这就显得有头巾气了。而黄昇却在自序中表示对盛丽、妖冶、悲壮、豪俊的“佳作”并加收录，所以不仅选入欧阳修的“艳曲”，还载录不少《花间》诸人以及柳永、周邦彦等人的艳情词作，态度要开放得多。再一点是同属尚雅，而各家取向仍有歧异。如赵闻礼选编《阳春白雪》，正集八卷皆为婉约词，另立外集一卷收豪放词，其宗尚婉约派的倾向十分鲜明。周密选《绝妙好词》似亦偏向婉约，如吴文英词录有16首之多，是周密自选词(22首)以外最多的一家；他如史达祖10首、王沂孙10首，亦皆属婉约派代表词人，而豪放派大家辛弃疾仅录3首，轻重之意显然。相比之下，《花庵词选》的趣尚明显不同，选词最多的四家为辛弃疾(42首)、刘克庄(42首)、姜夔(34首)和苏轼(31首)，其中辛、刘、苏皆以豪放著称，而姜夔的清空作风也绝不近于软媚，其余如张元幹、张孝祥、陆游、刘过诸人的豪放词作在集子里均占有一定比重。另一方面，选者也并非一味豪放，像录词24首的卢祖皋，就因其“乐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吕，浙人皆唱之”而受青睐；一些婉约派代表作家如秦观(16首)、柳永(11首)、周邦彦(17首)、史达祖(17首)、乃至康与之(23首)等，都有相当数量的词作阑入，对苏、辛之类大家还能体现其多样化的风格侧面。这样一来，以豪放清雅为主流、多种风格并行发展的词史结构便大致建立起来了，它不仅体现着南宋中叶词坛上对词的演化的一种审美期待，从把握整个唐宋词史的发展轨迹来说，也构成了一

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这或许是《花庵词选》在“选词存史”上所提供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

第三，《花庵词选》的编排体例也有助于显示其“词史”的眼光。我们说过，词的选本有不同的功能，这不单反映在选词上，同样也反映在编集上。最早的《云谣集杂曲子》是作为唱曲子的底本而流传的，它按曲调分编，正是为了便于传唱。其后如《金奁集》、《梅苑》以至《阳春白雪》诸选，都还保留着这一按调分编、应乐传唱的传统。与此同时，为适应词体创作的文人化，词集的功能及其编排方式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一种常见的形态是以人立目，便于突出作者的地位，《花间集》开其端，所谓“诗客曲子词”即以词人为词作的主体，《尊前集》即遵此体例。另一种形态是按类分编，如《梅苑》所选皆为咏梅之词，属专题选本；《草堂诗余》按春景、夏景、秋景、冬景、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禽十一大类分编(每个大类再分若干小类)，成一大型综合类选。类选的好处是将同类题材的作品放在一起，便于习作者观摩效法，对于文人之间常有的同题唱和活动而言，类选亦不失为引领入境的有效法门。词集编排由分调改为分类，正显示出词的功能由应歌转向了应社，以类相从的体例原是文人交友、结社以唱酬的产物。说到《花庵词选》，它也是以人立目的，但跟一般以人立目的选本略有不同，便是有一条明确的时代发展线索贯串其间。前面十卷里，第一卷标“唐词”，第二卷以下均标“宋词”，除卷九“禅林”、卷十“闺秀”为循惯例外，二至八卷所录北宋词人大体按年代先后编列(卷二首列大文豪欧阳修、苏轼、王安石之作，或出于压卷之需)。后面十卷录入的南宋词人大略也依此顺序，这显然跟编选者的“选词以存史”的意图分不开。对照现存其他唐宋人选本，如《花间》与《尊前》只录唐五代入词，《乐府雅词》限于北宋，《绝妙好词》仅及南宋，时代跨度都比不上《花庵词选》。且《花间》选词范围局限于西蜀一隅，《尊前》的编次略有错乱，《乐府雅词》虽以三十四家立目，

而前面杂以转踏、大曲等不同体式，后附拾遗作品达 170 余首，又不按作者排列，明显缺乏严密的“史”的意识。据此而言，以时代为经，以作者为纬，由选词以展现词史的基本轮廓，这正是后人称道《花庵》一书“可作词史”和“颇具文学史性质”的缘由，我们不应忽略。

末了，还要说一说选本中附有的传记资料及词人词作品评注。在我国传统中，诗文总集附以传文及评语发源较早，汉人《诗》说、六臣注《文选》即其滥觞，唐人选唐诗数种实开其范例。词集而缀以考评的，可能以南宋初年的《复雅歌词》为肇始。此书今已不传，零星资料为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所辑得，从其体例上看，明显的特征是选词加以简要评注，用来介绍写作背景并诠释词意。《花庵词选》成书稍晚于《复雅歌词》，却是现存最早且完整的附有选家考评文字的词选，其开创意义仍不容低估。这类考评文字约 200 多条，在书中的分布，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缀于所选词人名下，内容包括小传及评语，间附资料考订，这类情况最为普遍；二是缀于篇题之下，多属对所选篇章的评论，时亦涉及本事(有关故事)和作者风格，总体数量不多；第三种情形是附在篇末，虽仅偶见，文字亦有长有短，而所谈常涉精妙，看来是选家选读时的兴到之语，留以飨诸同好。考评文字的作用亦可大别为两个方面：一是提供历史资料，如《四库全书总目》谓其于“每人名之下各注字号里贯，每篇题之下亦间附评语，俱足以资考核”，又如毛晋《花庵词选跋》以为“《草堂》刻本多误字及失名者，赖此可证；所选或一首，或数十首，多寡不伦，每一家缀数语记其始末，论次微寓轩輊，盖可作词史云”。这还只是从大处立说，若更从细微处探究，则如“唐词”部分选录李白《清平乐令·翰林应制》二首，于篇题下注云：“按唐吕鹏《遏云集》载应制词四首，以后二首无清逸气韵，疑非太白所作。”这条注文不仅表明黄昇本人对世传李白应制词四首的真伪鉴别，还帮助我们了解到唐人(实为五代时人)吕鹏编有《遏云集》，但此书早已失传，史志书目均

未著录的事实。此外，还有一些亡佚已久的宋词别集也赖《花庵词选》传知后人，有助于搜遗辑佚、考证源流，如徐幹臣有“《青山乐府》一卷”、僧仲殊“有词七卷，沈注为序”、吴淑姬“有词五卷，名《阳春白雪》”（以上见《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曾旼父“有词一卷，谢景思为序”、吴子和“有词五卷，郑国辅序之”、李居厚“有乐府一卷”、刘叔拟词有“吉州刊本”和“家藏善本”，刘叔安“有《随如百咏》刊于三山”、宋谦父“其词集名《渔樵笛谱》”（以上见《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诸如此类，尚有待人们去细心发掘并加利用。不过黄氏缀语的主要价值还在他的评语，其特点是擅长从大处着眼，话语不多，颇能切中肯綮。如卷一“唐词”下有总评曰：“凡看唐人词曲，当看其命意造语工致处，盖语简而意深，所以为奇作也。”用“语简意深”四个字便概括出词在唐五代初起时的独特风貌，对把握词的演进规律很有参考作用。又如卷一李询《巫山一段云》题下评曰：“唐词多缘题而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渚神》则咏祠庙，大概不失本题之意，而后渐变，去题远矣。如此二词，实唐人本来词体如此。”这里所涉及的词的体制变化，对了解词由曲子词演变为纯文学的过程颇为重要。不光如此，在品评具体的作家作品时，黄氏也常显示出较为开阔的历史视野。如评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评温庭筠：“词极流丽，宜为《花间集》之冠”；评柳永：“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评苏轼借引晁补之语：“东坡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南宋词人中评陈与义：“词虽不多，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评张孝祥引汤衡序：“笔酣兴健，顷刻而就，无一字无来处。如《歌头》、《凯歌》诸曲，骏发蹈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评姜夔：“中兴诗家名流，词极精妙，不减清真乐府，其间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这些评语虽多就单个作家作品立论，而眼光四射，映照其前后左右，“评”而兼具“史”的性能，当是“选词存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分。黄氏之评也还有很细到的，如析周邦彦《瑞龙吟·春词》云：“此词自‘章台路’至‘归来旧处’是第一段，自‘黯凝伫’至‘盈盈笑语’是第二段，此谓之‘双拽头’，属正平调。自‘前度刘郎’以下即犯大石，系第三段，至‘归骑晚’以下四句再归正平。今诸本皆于‘吟笺赋笔’处分段者，非也。”这对读词辨解音律、体制与篇章结构的关系，有切实的指导意义。又如评周氏《花犯》一词曰：“此只咏梅花，而纾徐反复，道尽三年间事。昔人谓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余于此词亦云。”其揭示词作构思之精巧，亦富于启发性。

以上我们从选、编、考、评诸方面考察了《花庵词选》一书的编纂特色和学术价值，由此不难明了其历史地位。在现存宋人的各种词选中，此书和周密的《绝妙好词》最受后人重视，亦互有短长。而清焦循《雕菰楼词话》则以为：“周密《绝妙好词》所选皆同于己者，一味轻柔圆腻而已。黄玉林《花庵绝妙词选》不名一家，其中如刘克庄诸作，磊落抑塞，真气百倍，非白石、玉田辈所能到，可见南宋人词不尽草窗一派也。”所论不为无见。至于拿本书与《草堂诗余》、《乐府雅词》诸选相比较而推重本书的，前引《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已述。另外，书中的考评文字在后世多有单独流传者，今本《草堂诗余》里便收录了《花庵词选》的一部分评语；清朱彝尊选编《词综》，亦常引黄氏之说。而像“百代词曲之祖”之类提法为后人辗转引用，几已成为词史中的定论，也绝非个别现象。至于因考证之需而取资于本书，实例更多。总之，作为历史上素有定评而至今仍未失却其意义的一部早期词选传本，此书是值得我们认真阅读的。

《花庵词选》有多种版本存世。以《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十卷单独刊行者，今尚存宋淳祐九年(1249)刘诚甫原刊本，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另有武进陶氏涉园影宋刻本、无锡孙氏小绿天藏明翻宋刻本和数种明刻本行世。以《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十卷刊行者，宋刻已佚，现存最早为明万历四年(1576)舒伯明翻宋刻本，藏上海